遣唐日本留学生与海上唐诗之路

□ 卢盛江

中日诗路,在海上唐诗之路中占有重要位置。隋唐之前,主要是移民给日本带去中国文化。到隋唐,则主要是日本派使前来,如自7世纪初始,日本4次正式派遣隋使。日本舒明天皇二年(630)至宽平六年(894)二百多年间,共派遣唐使19次,其中成行并到达长安的有13次。与遣唐使随行的留学生、学问僧,为中日海上唐诗之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日本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作表列举姓名,留唐学生149名,大部分是学问僧。其实,使团其他成员,包括遣唐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大使之上的执节使或押使,以及随行的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卜部(卜筮者)、音乐长、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手艺师),也积极学习唐代科学文化。如押使多治比县就曾从四门助教赵玄默学习经书,准判官藤原贞敏从上都刘二郎学琵琶,遣唐医师兼医请益菅原梶入唐钻研医术。经史、佛教、医术、天文、军事、音乐,使团成员来唐几乎无所不学,当然也有文学交流。他们是整体地学唐,将唐诗之路扩展为综合的文化之路。就留唐学生和学问僧而言,著名的有空海、最澄、圆仁、圆珍、常晓、圆行、惠运、宗睿等"入唐八家",此外还有圆载、阿倍仲麻吕即晁衡(或称朝衡)、吉备真备、橘逸势、菅原梶成等。从这些人的行迹,也可以窥见中日海上唐诗之路的面貌。

来往路线,唐以前主要通过朝鲜半岛。遣唐使则乘船从海上,由日本难波的三津浦出发,西经濑户内海至筑紫的大津浦。由此前往中国,八世纪之前,主要走北路,由大津浦经壹岐、对马,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横渡渤海湾口,抵山东半岛登州一带。701年以后,则多走南路,从大津浦启航后,沿筑紫西海岸南下,横渡中国东海,到达扬子江口。这是名副其实的"海上唐诗之路",而海上有数不尽的艰难凶险,特别是南行海路。夏日曝晒自不必说,遇风暴常要漂流数月,沿途还有海盗,遇难而死是常有之事。

吉备真备于734年随第九次遣唐使回国,途遇风暴,船队失散。一条船失踪,两条船第二年第三年才辗转回日,还有一条船漂泊到昆仑国(今越南),一百多名船员,或被当地贼寇所杀,或染病而死,只有4人脱险。晁衡回国,也因遇风暴船破漂流到安南(今越南),全船180多人被当地贼寇袭杀后,所剩也不过10余人,以至好友李白误以为晁衡已遇难。804年,空海随第十七次遣唐使入唐,"忘身衔命,冒死入海","暴雨穿帆,戕风折舵",在海上漂泊34个昼夜,始至福州。同行最澄的另一船,经历50多天海上险难,漂流到明州。第十八次遣唐使于837年启航,四舶651人,启航后遭遇风暴,第三舶140人仅20余人生还,其余只好返港,次年再次出海,又遇逆风,返港后再次出发,历尽千辛万苦才抵达中国。有人统计,派出的遣唐使船,有四分之一遇风浪而沉于海底。不少人因此借故躲避出行,而留学僧、留学生却是积极争取入唐。空海是上书自请入唐。圆珍未能随从遣唐使,则来回均乘商船渡海。

日本朝廷对遣唐人员发绵、绵、布等作为入唐费用。留唐期间,外国来宾衣服食宿都是朝廷免费招待。《唐会要》记载对外国学生"衣粮准例支给"。《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僧荣睿等蕃僧,"入朝学问,每年赐绢廿五匹,四季给时服"。各地方有时还有破例优待,学问僧在途,有时也能得到布施,但这只是一方面。学问僧朝拜圣迹,寻师问道,游走各地,有时也很窘困。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和圆珍《行历抄》这两部留唐日记,留下不少这样的实例。有时"主人极悭——乞一盘菜,再三而方与","一撮盐,一匙酱酢,非钱不与","不许客宿",且"再三嗔骂"。一行四人的行李,雇人挑,雇驴驮,一天行二十里,三驴每天得付150文。渡河每人5文,驴每头15文。他们也要担心衣食无着。为取得通关文件,要"托有力人用物会计"。住店要付房租,住寺得助缘香火钱,办事托人要通关,巡礼需要旅费,从师要出学费,收罗资料,也须费钱。空海代笔的《为橘学生与本国使启》说橘逸势在唐"日月荏苒,资生都尽。此国所给,衣粮仅以续命,不足束修读书之用"。这种情形,在当时应该不是个例。

但他们依然遍访名寺。长安各名寺之外,最澄、圆载、圆珍到天台,灵仙、圆仁到五台,普照、荣睿、玄朗、玄法等人到扬州,还有越州。入坛灌顶,研习经论,接受禅法佛法;求取内外书,除求赠外,也省吃俭用购买。《旧唐书》就说他们"所得锡赍,尽市文籍"。他们还大量雇人抄写,自己抄写。空海《与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自述"衣钵竭尽,不能雇人,忘食寝劳书写"。《与本国使请共归启》也说他"忘飡耽读,假寐书写"。2004年10月西北大学博物馆征集收藏有井真成墓志铭,记述这个日本养老元年(717)随第八次遣唐使来唐的留学生"岂图强学不倦,闻道未终"而突然去世。在窘境中强学不倦,不是个例。他们带回大量佛经和文学经籍。空海携回日本就有不少唐人诗集和诗文作法类书,回日本后因此编成《文镜秘府论》。和唐文人交往,空海不论在福州还是在长安、越州,都有文学活动,在越州,有朱千乘等人赠诗。最澄回日本,台州吴颉等九人赋诗相送。栖白、皮日休、陆龟蒙、颜萱与圆仁、圆载都有赠诗。晁衡与王维、李白、储光羲、包佶、赵骅等诗人的交往更为密切。

这和唐本土文人的诗路之游不同。要在有限的留唐时间里,完成求学求法的使命,日本遣唐留学生、学问僧没有从容潇洒的名山漫游,没有闲逸宁静的隐逸之游,当然,也没有宦游和贬谪之游。这是一条在风浪里艰难搏击之路,在窘境中强学不倦之路。

这些留学生、留学僧,都是经选择的优秀人才。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中等贵族。空海外舅的品级是二千石,圆珍是空海俗甥,吉备真备其父是右卫士少尉,阿倍仲麻吕即晁衡其父是中务少辅船守,大和长冈其父是刑部少辅从五位上,橘逸势其父是右中井从四位下。出身贵族,使他们从小就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而位止中等,又使他们希望留唐学习,通过努力,改变现状。当然,他们也都希望传入中国文化,改变日本的现状。

这就可以看唐代诗人和他们的交往诗作。李白以为晁衡海上落难已死,写下《哭晁卿衡》,"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自是一往情深。其他诗人如昙靖、郑壬送空海诗,"万里洪涛白""鲸波涉巨津",王维送晁衡诗,"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徐凝送日本使诗,"鲸波腾水府",实是表达对他们海上险难的深切担忧。而王维诗写"归帆但信风",包佶诗写"锦帆乘风转",实是对他们旅途平安的真诚祝愿。许兰送最澄,写"德重意唯坚",是对日本留学生求学求法坚毅品格的高度赞扬。而空海《青龙寺留别义操阇梨》:"一生一别难再见,非梦思中数数寻。"想想旅途的艰辛,遥隔大海,不难体会作者离别不舍的深沉情思。晁衡《衔命还国作》,一边写"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一边写"西望怀恩日",既思恋故园,又不舍唐土,正是在唐矛盾心情的真实写照。

也可以看他们留下的遣唐纪录文字,如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圆珍《行历抄》《在唐目录》及《圆珍传》。一方面,是"殷勤安存","甚与安存,犹如父母","宛如骨肉","视如兄弟",感受到唐人的周到和热情,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记下一路"蚊虻甚多,辛苦罔极","入夜雨下,辛苦尤剧"。圆仁开成三年(838)泰州往扬州途中,八月八日"船中人五人身肿死",十七日"病者金成死亡",二十一日水手"在掘港镇死去",开成四年(839)密州到登州途中,四月十三日水手一人病死,"裹之以席,推落海里",十五日又一水手"病苦未去,落却海里",二十二日又一人死去,"移置岛里",五月二日一水手临死,缠裹其身,载艇送弃山里,送人回来说:"弃着岸上,病人未死,乞饭水,语云:'我病若愈,寻村里去。'"二十二日,得到这个水手终于死去的消息。面对艰难和死亡,圆仁一行仍不停前行。从这些客观的记述中,不难体会出出身中层的日本优秀学子们为求学求法坚毅前行的心理。

这些遣唐日本留学生、留学僧,把唐诗之路延伸到日本,空海、最澄、圆珍等开创了他们的文化事业,也留下了比叡山、高野山等日本唐诗之路的名山胜迹。唐诗之路在日本怎样延伸发展?通行于中日海上唐诗之路的,还有鉴真等中国高僧和其他文人,他们的情况如何?这都需要另外的文章来研究。

(作者系南开大学教授)

扫一扫,更精彩

越南使臣的北使诗路

□ 李谟润

越南,周称越裳,秦为象郡,赵佗纳其入南越国版图,汉武帝于今越南中部与北部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唐设为安南都护府,宋开宝元年(968)丁部领建大瞿越国,古越南北属中国郡县时代结束。丁部领太平元年(970)即遣使如宋结好,开宝六年宋太祖册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据《大越史记全书》《大南实录》《殊域周咨录》《续资治通鉴》《明实录》《清实录》等中越文献载录,越南历代王朝出于求封、告哀、求援、吊祭、奏事、岁贡、祝寿及贺登极与贺建储等目的的出使活动,丁朝(968—980)有五次,前黎朝(980—1008)有十一次,李朝(1009—1225)有二十四次,陈朝(1225—1400)有二十六次,后黎朝(1428—1789)有百余次,莫朝有二十次,西山朝(1778—1802)有四次,阮朝(1802—1945)有三十二次。阮朝景宗同庆元年即清光绪十一年(1885),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使臣北使之路亦随之终止。

从《全越诗录》(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本,A.132/1—4,A.3200)、《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所录北使诗歌及《奉使燕台总歌并日记》《使程志略草》《燕轺笔录》《如清日记》等使程日志,《辖轩丛笔》《北舆辑览》《燕轺日程》《使程括要编》《燕轺万里集》等北行地志或舆图载录,使臣北使都有通行线路。使臣从都城富春即今顺化或升龙即今河内出发,经谅山入镇南关,陆行至宁明江,乘舟顺流而下至梧州,再逆流而上沿漓江经桂林至兴安灵渠进入湘江,再顺流而下至湖北汉阳,由此分途:一路从汉阳上岸陆行,沿武胜关北上河南经直隶(今河北)至京城;一路从汉阳顺流而下,经江西、江南(今安徽与江苏)至扬州,再陆行北上,经山东、直隶入京。水道乘舟,有固定塘汛停泊,上岸陆行,有固定驿站歇息。使程万里之遥,往返两至三年之久。

史称赵佗(前207—前137)治交,建立学校,大力推行汉文化。至唐,有廖有方、姜公辅、姜公复等安南士人进士及第,其汉文化与汉文学修养已臻至相当水平。独立建国后,越南历代封建统治者重视文教,移植以经义与诗赋为主要类别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越南使臣均为极一时之选的科举及第文士,熟谙汉文化,擅长写作汉诗。钩辑梳爬潘辉温《天南历朝列县登科备考》(VHv.2713/1—5),自李朝至黎朝科举及第北使使臣共计三百二十位,其中李朝一位,陈朝四位,黎朝二百五十八位,莫朝五十七位。另据《阮氏西山记》《大南实录》,西山朝六位与阮朝三十三位北使使臣均为科举及第优秀文士。

据《李陈诗文》(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77年版)载,丁朝、前黎朝杜法顺与匡越,为越南有汉诗存世的最早北使使臣。李仁宗朝黎文盛有《寄熊本书》《与宋使争辩》等使宋二文。《全越诗录》收录丁拱垣、莫挺之、阮飞卿、阮鹰、范维玦等陈朝至黎朝五十二位越南使臣北使诗歌,少则一首、数首,多达百首或数百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收录阮忠彦、冯克宽、潘辉益、郑怀德等五十三位越南使臣七十九种北使文献。其中,诗集或诗文集六十四种。另据《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版)所载,越南汉喃研究院另有汉文北使诗文集近二十种。这些都可以说明越南自陈朝至阮朝,使臣北使文学之盛。

"山声水影皆诗料,收拾乾坤寄笔端。"(武希苏《华程学步集·昭平舟次夜坐》)北使沿途粤西(今广西)的山粗水急、两湖及江南的山清水秀、中原腹地的四野宽平、直隶河朔的满地风沙与漫天飞雪等迥异于本国的山光水色,纷纷成为越南使臣的吟咏对象。"孤舟一叶水云间,故国回思已万山。何处雨来灯下冷,不教远客梦中还。"(张好合《梦梅亭诗草·遇雨夜泊永淳县》)阔别故国家园,一路舟车劳顿,乃至病痛折磨,因而对亲友的思念成为越南使臣诗中又一常见主题。

越南使臣由南向北行程中,途经大量中国圣贤、忠臣、义士等历史人物故里或遗址,诗中表现出无限敬仰、赞叹之情。经文王演《周易》处遗址,"羑里碑传不世功,经过此日仰无穷"(黎光定《华原诗草·过周文王羑里碑》)。经孟子庙,黎贵惇《驻邹县谒亚圣庙恭赞并语》云:"南徼鳣生幼服邹鲁大训,高山景行,徒殷企仰,叨充奉璋介使,观光上国,道经是邑。乃得亲瞻桧桓,祇谒宫墙,实为万幸。谨赋俚言,聊抒希慕之至。"(《桂堂诗选》,A.2341)经朱熹与二程相关人文古迹,使臣所作诗题均加"恭题""恭述""敬题"字样。

阮攸《宁明江舟行》《龙城琴者歌》《太平卖歌者》《阻兵行》《所见行》等诗,可见其自觉学习模仿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歌行体写作技巧。黄碧山《北游集》(VHv.1430)中诗题常标"效杜甫八仙歌体""效孟浩然鹿门歌体""效王维送友人归山歌,骚体""效岑参登古邺城体"等小字注,明显有对唐人诗风的自觉模仿。裴文祀有《梧州竹枝词》四首(《万里行吟》,VHv.867),阮攸有《苍梧竹枝歌》十五首,可以看出学习刘禹锡用民歌体组诗反映中国民俗民情的尝试。使臣汉诗,多为唐律,本身即证明唐人诗风对其创作的影响。

使臣入关,全程有中方官员陪同护送,每至一站有当地官员接待。因而越南使臣与中国士大夫、文士间常进行诗文唱和酬赠。《介轩诗集》(A.601)收录阮忠彦《邕州知事莫九皋以本国黎大夫仁杰所赐诗来示因赓韵》一诗,说明至迟在陈朝明宗大庆二年(1314)中越文人间就有诗文酬赠。几乎所有北使诗集,都收录有中越文人唱和赠答诗作。《中州酬应集》《大珠使部唱酬》《中外群英会录》《雄舟酬唱集》等,即为专门收录越南使臣与中国士大夫、文人间的赠答酬唱诗歌专集。越南使臣往往请中国士大夫、文人为其诗文集撰序题辞或评点赏鉴,《每怀吟草》《万里行吟》《学吟存草》《使华丛咏》《燕轺诗文集》等北使诗文集的序文与评点赏鉴之语,就是最好的例证。北使诗文集或北使日志还记录了使臣与中国士大夫、文人间品茶饮酒,欣赏书画、观看戏剧等其他活动。

(作者系广西民族大学副教授)

手里唐诗了一生

——朝鲜半岛诗人对唐诗的接受与传播

□ 沈文凡

中国与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始于唐代。新罗真平王四十三年(621)初,初受唐代文化。荣留王二十三年(640)遣子弟请入唐朝国学。景德王十五年(756),唐玄宗御制御书五言十韵诗赐赠,大阐斯文:"兴言名义国,岂谓山河殊。使去传风教,人来习典谟。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诗歌展现了唐代儒家文化东传朝鲜半岛的实际情况,两国使者频繁往来,礼仪互通,肇开了唐诗之路。此后,周边各国大量派遣留学生入唐:"增筑学舍至千二百区,虽七营飞骑亦置生,遣博士为授经。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弟子入学。"(徐松《登科记考》)中国与朝鲜半岛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呈现出接受唐诗的洋洋大观,唐诗之路自此绵延一千五百年之久。这不仅源于唐代文化巨大魅力的吸引,亦与唐朝"宾贡科"制度有关。唐代对外国贡士和留学生以礼相待,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及第者同样可以授予官职。朝鲜半岛方面,洪敬谟《列圣朝御笔帖》记录了各朝皇帝,如文宗、成宗、仁祖、显宗、明宗等汉字手书唐诗的情况,录有诗作内容、写作背景、撰者心绪及录者按语等。

《三国观风录》载,金卿,开元时,奉使还国,陶翰送诗曰:"礼乐夷风变,衣冠汉制新。"金少卿,大历时,以副使还国,张籍送诗曰:"到家犹自着朝衣。"金可纪,唐元和中,章孝标送归诗曰:"登唐科第语唐音。"金夷鱼,唐懿宗咸通中,景文王时入唐,奉使归国,张乔赠诗曰:"渡海登仙籍,还家备汉仪。孤舟无岸泊,万里有星随。"朴充入唐授侍御归国,张乔赠诗曰:"天涯离二纪,阙下历三朝。"

"北学中国""倡文东邦"的崔致远,被尊奉为"东方艺文之权舆",他年仅十二岁就随商船自费来到长安留学,六年后登进士第,任溧水县尉。任满后,被大将军高骈聘为从事,补都统巡官,军中表状文告皆出其手,集中多有与唐代诗人顾云、张乔、曹松诸人相唱酬之作。李奎报《唐书不立崔致远列传议》"十二乘船过海来,文章感动中华国"、周世鹏《游清凉山录》"崔孤云入大唐,檄黄巢,名动天下,遂为东方文章之祖"等记载崔氏入唐,传为千古佳话。崔致远作为中国与朝鲜半岛唐诗之路的开拓者和领路人,对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得到了其本国人民的普遍认可,并被作为榜样。"东诗以崔孤云为唱首"(申景浚),认为崔氏的诗歌创作为朝鲜半岛汉诗文化开山伐树,并广泛流传。他的诗歌从风格到用韵基本继承了盛唐之音,音情蔼如,韵徐趣幽,有盛唐风范。"千载东土,能得此调者惟公一人。"文化交流的相互性使得崔氏与中国诗人唱和之作在中国与朝鲜半岛唐诗文化传播之路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唐及第的知名者,尚有崔彦拱、金可纪、金夷吾等。崔仁范与崔致远、崔承佑并称"一代三鹤,金榜题回"(《全唐文》)。此后数以千计的文士济济比肩,为中国与朝鲜半岛诗路提供了丰富有力的文化支撑,开启了"创作接受"浪潮。文人群体间常呈现步韵唐诗作联章组诗的盛况:"人持唐诗一卷,拈出一篇而步其韵,相与唱酬者二十章矣。"(金孝元)不少文人仿效李杜、韩柳、韦应物等唐代著名诗人进行"和韵""依韵""赋得""为韵""分韵"等诗歌创作,是唐诗文化在朝鲜半岛传播广远深入的体现。

"晋帖"和"唐诗"在传播过程中被朝鲜半岛文人赋予了经典化意义:"事业唐诗晋帖间"(赵文命)、"晋画唐诗排铺细"(朴允默)、"鉴藻唐诗晋帖间"(赵秉鉉)。朝鲜半岛诗人诗句每将"晋笔"与"唐诗"并提,几乎成了固定化词语,这是唐诗在朝鲜半岛被广泛接受的有力体现。"茫然千古汉唐诗"(尹凤朝)、"盛唐诗句妙如神"(申箕善),充分肯定唐诗地位,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唐诗之路顺利延续的基本前提。他们将学习唐诗作为一生热爱的事业,孜孜以求,笔耕不辍,痴迷爱赏。

朝鲜半岛文人的唐诗接受已深刻影响到他们的精神生活:"惯诵唐诗征戍曲,家人也学寄边衣。"(朴齐家)将唐诗中对边塞生活的描述移接到日常生活中,"捣衣寄边"的举动被朝鲜半岛征人的家属效拟模仿。在遭受生病、离乱、困苦等不顺境遇时,唐诗往往可以成为朝鲜半岛文人的心灵寄托和精神依靠。南鹤鸣《词翰》记载金高城之妾曾不解诗,丈夫殁后,却能诵唐诗数百首,可见唐诗已成为承载离愁的有力载体。这些动人的例子都可算作中国与朝鲜半岛唐诗之路由外而内,由表及里,由文学到精神的纵向轨迹。

中国与朝鲜半岛诗路不仅在宏观上贯穿了朝鲜半岛史中世、近世、近代时期,于微观层面上,多数文人对唐诗的接受是延续其一生的。不少文人雅士自幼即接受唐诗教育,文化阶层以唐诗"课小儿""训小儿"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在其教育中已成为较为正式而普及的启蒙教学内容。且对声韵、格律等技巧相当熟悉,能够熟练背诵并模仿创作。金龟柱言其弟"三岁诵唐诗五绝,见者莫不惊异";俞彦镐言李伯涧"四岁诵唐诗数百句,往往出语已辄惊人";南正重言其先考"六七岁口授唐诗,集字成句,语或有惊人"。为逝者撰写的"行状"中,很多将主人早慧学习唐诗作为不可忽视的人生经历,唐诗名篇名句所传达的厚人伦、成孝敬等美好品质给予了朝鲜半岛文人精神指引。

朝鲜半岛诗家将谙熟唐诗、能够进行精妙的唐诗创作,视为一生可堪称颂的技艺,这在文人为逝者撰写的挽联及墓志铭中多有体现。李廷龟挽白振南:"晋笔唐诗父子专,琼琚一出万人传。"郑来侨挽白匡子:"手里唐诗了一生,不知何事是功名。"成汝学挽李睟光:"手里韦编爱羲易,卷中珠唾见唐诗。"赞美逝者生前唐诗创作的精湛技艺。洪世泰描述墓主心无旁骛赏读唐诗的悠然状态:"手唐诗一卷,一几一罍,坐卧其中,啸咏终日以自适。"在不足数百字的文章、诗词作品中,不吝笔墨地叙述、称颂主人公的汉诗创作技能及学诗经历,足见唐诗对朝鲜半岛文化阶层影响之深。从童蒙之时始授唐诗,遂成一生事业,亦可称为个体的唐诗文化接受之路。

明代以来,文人致力于品评诗歌,编纂了大量唐诗选本。此时朝鲜半岛先后处于高丽时期、李氏时期,中国明清的唐诗选本亦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唐诗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朱砂点缀唐诗好,白蜡分排宋韵强"(南有常)、"盛唐诗笔闲中选,全沈山川话里长"(柳得恭)等诗句反映了朝鲜半岛人编选、批点唐诗的状态。从诗话评论中,可见其对唐诗作品的情感内容、体式功能等多有独到的品评标准。在多数朝鲜半岛文人心目中,认可程度较高的唐诗选本乃杨士弘《唐音》和高棅《唐诗品汇》。申钦在《晴窗软谈》中对比品评了诸多选本,肯定了《唐音》《品汇》等内容详实、分类精严。崔昌大在《先妣遗事》中讲述了母亲在穷困时用自己的钗钏饰品置换《唐诗品汇》的故事,充分体现出朝鲜半岛文人对中国经典诗文选集的重视。这些反映出中国与朝鲜半岛唐诗文化传播自唐至明清绵延不断的脉络轨迹,是唐诗诗路在时间、空间上的双重延续。

朝鲜半岛的唐诗接受方式和途径,还包括借阅、购买、手抄等形式。李穑叙述从同僚借阅唐诗选本品读的快乐;李颐淳记载宦游京城时购买《昌黎集》,翻阅考检之事;李颐命介绍了《唐律辑选跋》选八百首唐律诗,皆为八十一岁高龄的任堕手抄之事,令人称奇。

"惟我东国,迪教之方,一遵华制。"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随海舶"入唐学法返桑梓",开启了"汉文唐诗,于斯为盛"的局面;宋元明清,中国与朝鲜半岛诗人联芳袭美,继续开拓异彩纷呈的唐诗传播与接受的各种途径。千载之后,唐诗仍脍炙相传,熠熠生辉。

(作者系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学遗产

本报教育部·主办

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协办

本期学术主编:卢盛江(南开大学教授)

2021年第10期 总第1050期